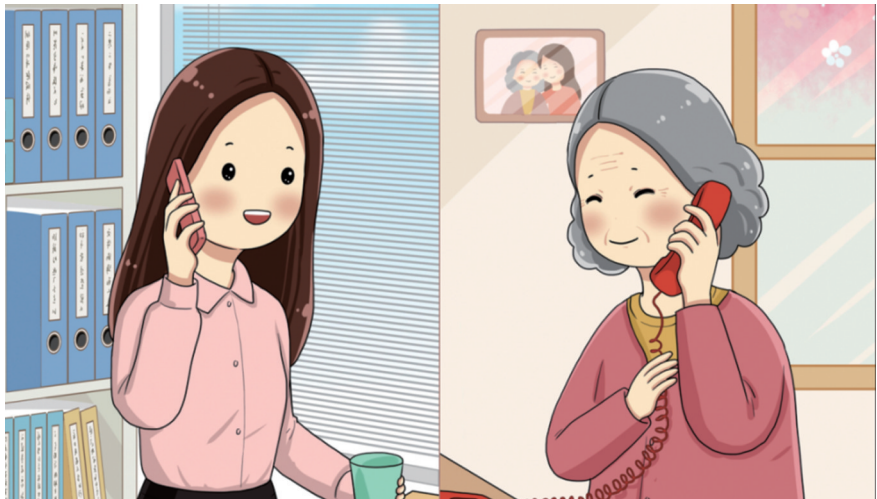


电话那头的欲言又止



听筒贴耳,电流沙沙。我听见风,绕着电话线走。不是忙音,不是断线,是一截软塌塌的沉默,悬在半空,落不下来。

是母亲,她很少主动打电话。号码拨出,像把一颗石子扔进深井,等回声。

“吃饭了吗?”第一句,稳。

“天凉,加衣。”第二句,平。

然后,停。

那停顿不重,却沉。像灶膛里将熄的炭,明明还有余温,却不肯再冒火。

我握着电话,指尖抵着塑料壳,能摸到她那边的呼吸——浅,慢,一吸一吐,都裹着犹豫。

她想说什么。不是家常,不是叮嘱,是压在舌头底下,磨薄了的话。

我不催,电话两头,都静。

窗外的蝉声停了,墙上的钟,秒针一格一格爬。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撞着听筒,

传过去,又弹回来。

她先咳了一声,轻得像怕惊碎什么。

“你……”一个字,飘在半空。又停。

我知道,她不是没话说,是话太多,拣不出一句轻巧的。

年轻时她不这样,说话脆,做事利,灶上炒着菜,院里喊着人,嗓门一亮,整条胡同都听得见。如今声音软了,话也短。一句拆成三截,一截一截往外递,怕重,怕急,怕一出口,就成了我的负担。

那停顿里,藏着她没说的——想我,不说。惦记,不说。夜里醒了,摸过电话,看我的号码,又放下,不说。怕我忙,怕我烦,怕我刚睡下,怕一句话出口,就成了我的拖累。所以,先问冷暖,先问吃喝,把最沉的话,按在喉咙口。停顿里是她的怯。老了,就怯了。怯子女远走,怯日子变薄,怯自己成了一根多余的线,牵不住,又放不下。

我轻轻“嗯”一声,不逼问,不打破。给她一点时间,让那些欲言又止,在停顿里慢慢松劲。她终于又开口,声音更轻,像飘在风里的棉:“没别的……就是,想跟你说说话。”说完,又停。这一次,停顿轻了。像一块压在心上的土,轻轻掀了一角,露出一小点软。我答:“我听着呢。”她那边,浅浅笑了一声。“那就好。”又停。这停,是心安。像风找到了枝头,像水落进了田,悬着的那口气,终于落了地。我们又说了几句。饭吃的什么,天热不热,院里的丝瓜结的多吗。句句浅,句句真。

挂电话前,她又顿了顿,这一次,短、轻,像衣角扫过门槛:“有空……”后面的没说。我接:“有空就回去。”她“哎”一声,很亮,像雨过天晴的光。

电话挂断,电流声断了。屋里静下来,只剩那一段停顿,还悬在空气里,温温的。我坐在椅上,摸了摸发烫的听筒,像摸着她那双枯瘦的手。原来人老了,爱会变短,变轻,变哑。不说牵挂,只问冷暖。不说思念,只留停顿。那欲言又止的沉默里,不是无话,是千言万语,都揉成了一截软停顿——怕你累,怕你忙,怕你肩上的担子再添一根稻草。所以,把想念折好,把担忧藏起,只敢在电话那头,轻轻停一停,停一停。那停顿,不是空。是她把心轻轻递过来,又悄悄收回去。怕你接不住,更怕你接住了,放不下。

风又吹过窗棂,我想起她站在门口送我的样子,手搭在眉骨上,望着车走,一直望。她不说舍不得。只站着。像电话里那一段无声的停顿,拙,朴,沉,真。没有修饰,只有一颗最笨的心,在电话线那头,轻轻跳。欲言又止,止的是话,不止的,是一辈子不肯放下的牵挂。 董国宾

老头老太也“复盘”

如今这年头,你要是不懂点“复盘”,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炒股的赔了钱、职场上项目搞砸了,都得复盘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。说到底,复盘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“秋后算账”和“事后诸葛”。

如今这股子复盘的风已经刮到了公园的太极拳队伍里,刮到了社区的活动室。老年人的生活,那也是处处皆复盘,他们复盘的是如何把余生过得舒坦。

咱们就拿老李来说。老李今年72岁,前阵子迷上了爬山。上周逞强,跟着一帮小年轻去爬野山,结果膝盖罢工,上下楼梯时疼得直嘶哈。晚上回到家,一边让老伴给他贴膏药,一边在脑子里开始复盘。“今日爬山,战术上存在重大失误。高估了自身半月板的承受能力;被年轻人的节奏带偏,未保持自己的配速。下次爬山绝不走野道,带上一对登山杖,做到‘人杖合一’。”第二天在公园遛弯,老李跟老伙计们一通分享,大家纷纷附和。

除了健康,老年人复盘最多的是家庭关系。王大妈就是个中高手。上周末,儿子带着孙子回来吃饭。席间,王大妈看着孙子只吃肉不吃菜,开启念叨模式:“这青菜必须吃,不吃怎么长个儿……”结果孙子把碗一推,儿子也皱眉头:“妈,您别总在饭桌上教育孩子。”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。

晚上躺床上,王大妈睡不着了,开始“家庭关系复盘”。“饭桌是家里人增进感情的地方。我唠叨三句,孙子烦,儿子嫌我管得宽,我费了力气还落埋怨,这波操作属于‘负收益’。”复盘完毕,王大妈得出结论:抓大放小,睁只眼闭只眼。周末儿孙又来了,王大妈一不问成绩,二不提吃菜,端上一盘水果笑眯眯地说:“你们聊,我去跳广场舞。”儿孙乐得自在,直夸老太太通透。王大妈心里暗笑:这叫复盘后的战略转移,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当然,要说老年人最精彩的复盘,还得是如何“防骗”。不然,养老钱容易打水漂。

那天,老赵在超市门口领了免费鸡蛋,然后被忽悠去听了什么“量子养生讲座”。台上的讲师一口一个“赵爷爷”,叫得比亲孙子还亲,差点就让他掏出卡里的三万块钱买个“量子床垫”。幸好老赵老伴及时杀到,一把薅住老赵的耳朵拽回了家。

回家后,老赵坐在沙发上,摸着耳朵,开启了深度复盘。他在水本上记下:“被骗第一步:贪小便宜(几个免费鸡蛋);第二步:情感攻势(人家叫得亲,自己骨头轻);第三步:制造焦虑(说我有血栓前兆)。”老赵把这套复盘逻辑在微信群里一发,成了群里的防骗宝典。现在老赵再看到发免费鸡蛋的,便远远离开,心里默念:“复盘过了,这是诱饵,我不上当。”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,把骗局局复盘成了免疫系统。

其实,老年人的生活复盘就在早市买菜时的货比三家里,在带孙子时总结的“哄娃十八式”里,在厨房那口锅的火候里,在出门不贪小便宜的自律里。

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了,哪些坑不能踩,哪些人少搭理,哪些事得看开,这都是一次次跌倒、一次次心痛后复盘出来的智慧。

今天复盘一下昨天的睡眠,明天调整一下后天的菜单。老年人在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的复盘中,把晚年生活打磨得越来越圆润,这哪是什么高深的管理学词汇啊,这就是咱们老一辈人对待生活最认真、最接地气的那股子热乎劲儿。 明伟方

手机上的手写屏保

正午睡,猛不防被几条信息吵醒,拿起手机一看,是母亲发来的。是几则“熬夜会猝死”的健康资讯,怕我忽视,她还发来语音,叮嘱我多看看。一瞬间睡意全无,心里不免恼火。

母亲喜欢时不时发这样的信息,诸如“熬夜会猝死”“吃烧烤会得肿瘤”“吃隔夜菜会引发癌症”之类,有时候一天发好几条,她认为好的、要注意的事项,只要看到,都会一股脑儿地转发给我。有时候我在开会,有时候我在睡觉,根本不想点开。有一次,她一连发了五条,督促我去做个胃肠镜体检,并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安排,好像这是刻不容缓的事。我正在处理棘手的报表,心情很不好,就说我自己的身体

我自己清楚,叫她别一整天杞人忧天,以后少转发这样的信息。

母亲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,辩解了两句就挂了。此后几天,她果真不再给我发信息。我给她打电话,她也没说三两句就挂了。似乎除了那些提醒信息,我们已无话可说。周末我买了礼物回去看她。

母亲在菜园里正忙活,手机放在桌上。我拿起手机,点开,看到了她的屏保,怔住了。她的屏保是她手写的心愿:“全家平平安安,健健康康,顺顺利利。”母亲进来后,我故作轻松地跟她打趣:“您这屏保还真有个性,纯手写,独一无二。”她叹气,说:“我这辈子没多大的愿望,就是希望你们能好好的。我把这愿望放在我的手机上,一打开

就提醒我督促你们,要爱惜自己的身体,不要透支健康,未来还很长,没有健康一切都为零……”

那一天,我们聊了很多,她说她是听说邻居的事儿劝我去做个检查的。邻居才30多岁,是个漂亮、上进的人,可是突然之间查出癌症……她说要是早几年检查也不会遭这么大罪。这次我没反感这些话题,我跟她保证以后好好吃饭,按时休息,我会调整好自己的情绪,尽量做到少生气,我还告诉她我已经预约了胃肠镜检查,母亲终于露出笑脸。

母亲的屏保让我知道,在她心里我的健康远比财富和前途重要。为了母亲,我也得保重身体,让她放心。 刘希

母亲缺席的那些风景

小时候,吃完晚饭,父亲常会招呼我一起去河边散步。河边晚风清凉,草丛里虫鸣阵阵。我喊母亲一起去,她头也不抬,擦着灶台的手不停,淡淡地说:“我不去,你们去吧。”

父亲单位偶尔会发电影票,这在当时是难得的福利。我总盼着一家人能一起去看,可母亲每次都摆手拒绝:“你们爷俩去吧,家里一堆事,哪顾得上看电影?”

周末,我和父亲提议去爬山,我还心血来潮,要在山上野餐。母亲一听,眉头立马拧成了疙瘩,嘀咕道:“太麻烦了,不去行不行?”后来我强硬要求,她才肯跟着一起去。

一路上,我和父亲兴致勃勃地看风景,采野花,母亲却始终走在后面。好不容易爬到山顶,我拉着她看远处的云,她

则眼睛只忙着找能坐下的地方。

我偷偷跟父亲抱怨,说母亲扫兴。父亲却说:“你不懂,家务活不显功,却最累人。”那时我确实不懂。后来,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和孩子,当我也站到母亲的位置,我渐渐懂了她当年的“扫兴”。

对母亲来说,饭后是另一场劳作的开端。当我们享受河畔清凉时,母亲留在那里,收拾餐桌、灶台、地面。当我们看电影回来,进门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,这全靠母亲留在家中准备。

那场我期待的山顶野餐,是母亲当日天不亮就起床做吃食、洗水果,再把水壶、坐垫等一一清点装包的结果。那只沉甸甸的野餐包里,盛着一家人的惬意,也装着母亲提前透支的力气。

那时,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里的舒适与洁净,却不曾掂量过维持这一切需要耗费多少心力。母亲的“扫兴”是因为天天被家务琐事缠身,抽不出多余的力气陪我闹腾了。

前些日子,女儿兴奋地嚷嚷着要去郊外露营野餐,我一想到需要准备那么多东西,心里便一阵烦躁,几乎是脱口而出:“太麻烦了,不去行不行?”那一瞬间,我猛然愣在原地,几十年前母亲那个“不愿意”的表情就在眼前。

母亲不是不爱看风景,只是那些年,生活留给她的只有低头劳作的方寸之地。往后的日子,我想带着母亲,走一走她当年错过的河边、山顶,把那些她缺席的风景,一点一点地补回来。 郭菲霞